



陽坡集  
坤

贊述

又 7  
4101  
2

12



又伊  
4101  
2-2



陽坡先生實紀卷之三

贊述上

曾按舊族譜序曰淡蒼白文寶撰公神道碑云而採入數句其全文不可得見然以此觀之當時狀德之文立言之述想亦富矣而并無可考今所可取者惟本史列傳而已首記本傳兼採陽村所著及社享告祝而年譜行狀別為撰入以成此篇

本傳出高麗史

洪彥博字仲容南陽府院君奎之孫少好讀書善屬

陽坡先生實紀

贊述上

一



文忠肅十七年登第王賜履馬一匹忠穆四年授密直提學俄遷知申事恭愍元年拜僉議贊成事賜推誠亮節佐理功臣號封南陽君時定六寺判事階奉翊省郎不署依牒王怒囚右司議宋天鳳將罪之彥博與洪彬營救得免三年拜左政丞遷右政丞加端誠亮節輔理安社功臣號尋封南陽侯錄誅奇轍功爲一等十年改門下侍中紅賊逼京城衆議欲避之彥博獨以爲先王基緒不可墮也勸王自將與民効死俄而西兵告敗王南幸彥博從之明年收復京城制勝方略多彥博指畫判密直事宋卿言於彥博曰

蒼生望公復相久矣今爲首相何無一事協輿望乎去歲播遷宗社陷賊主上蒙塵取笑天下公之不早圖也今公子握府兵壻長憲司富貴已極何不憂國家彥博憚之罷卿時彥博壻柳淵爲監察大夫故卿云然行官所需金銀乏少王之用度無節彥博白曰內帑之儲何如在都時經費宜加裁省王熟視不應彥博退曰言不見從是何訑訑也李齊賢聞之曰吾爲相時每言事若此吾未嘗不爲王惜也王欲遷都江華命卜於開泰寺太祖眞殿人民洶洶太后洪氏彥博姑也面責彥博曰爾以外戚巨室位冢宰中外

之望咸屬焉今王欲遷都而國人皆不欲爾蓋諫止之彥博以告於王王曰予非淺遷欲知吉凶耳卜果不吉國人大悅時訛言紅賊復來議選大帥以彥博不恤國事命左政丞柳濯為都統使彥博與柳淑同掌貢舉宰樞盛設筵以慰彥博勲戚首相淑帷幄寵臣雖當播越之時羣臣所以傾待者如此十二年王將還都遷延不發彥博曰供頓已備若淹此期妨農害事民受其弊王從之南遷後祀典隳毀文宣王朔望奠亦廢成均十二徒請復行彥博以中外多事寢之興王之變子師範遣人走報令避之時尚早彥博

方與妾卧聞之自若曰不可不食而赴難令作粥賊遣其黨趣彥博所舍門客急告曰賊將至而猶不起耶俄而賊至曰出迎帝命家人報曰賊在門宜速避彥博曰吾見賊問其故終不避子及妻勸避猶不肯曰安有為首相而逃死者乎徐整衣冠出戶曰爾乃賊也何稱帝旨賊斫之血濺屋椽年五十五賊在興王者聞之皆呼萬歲贈諡文正以禮葬之子師普師範師禹師瑗師普官至判閣門事以子寬弒逆被誅師範知密直司事如京師賀平蜀還至海中許山遭風溺死恭愍悼之特賜諡師禹恭愍時為慶尚道都

巡問使鎮合浦清謹自守吏民畏愛倭寇龜山縣三日浦師禹往擊之賊潰走乘勝奮擊賊登山師禹麾兵四面攻之斬獲二百餘溺水者以千數奪被虜者十人兵仗不可勝記後為全羅道都巡問使以子倫弒逆遣人鞠之杖流遠州尋遣崔仁哲縊殺師禹及子彝于陝州當刑彝泣謂仁哲曰請誅彝釋吾父師禹曰吾已老矣願誅老夫釋吾子仍歎曰吾嘗斬獲倭賊甚多功何在也父子相攜而死人皆惜之全羅慶尚之民至有流涕者師瑗典書柳淵晉州人三司左使之淀子也以公廉才幹稱執事必恪居官稱職

屢為將帥頗得衆心辛禡二年以贊成事商議卒年四十九中外惜之諡貞靖子龍生

東賢事略

出文忠公權陽村近文集

洪彥博字仲容南陽人號陽坡祖文系相忠烈王初權臣林衍擅政江都而子惟茂相繼扇變文系為中丞與大將軍宋松禮除兇暴出徙松京國祚以寧歷事忠宣封南陽君改名奎諡匡定生三司事戎襲封諡莊簡即公之考也公於至順庚午宋天鳳榜登第二人恭愍王癸巳同知貢舉取李穡等甲午拜門下侍中辛丑紅賊陷入衆議欲避之公獨以為先王基

緒不可墜也勸王自將與民效死俄而西兵告奔遂  
奉宗社南遷福州分遣諸將發兵進攻明年正月收  
復京城制勝方略多公指畫其年奉駕移蹕清州冬  
知貢舉癸卯乘輿將還京駐次興王寺兇盜夜發將  
犯乘輿上匿避誤殺內臣懽呼萬壽又遣其黨賊公  
于其第人有告以避免公曰禍發蕭牆吾何適死職  
分也臨難苟避吾所恥卽具冠服出見賊詆詆而死  
公意謂上不免也年五十五謚文正公性剛明卓偉  
趣尚異時確持正論力排異端處事直而能斷接物  
嚴而有威以天質之美輔以學問所見既高所守益

力嘗自言曰日來曾中如有主宰是其得力處也故  
能於倉卒之際從容就義得正而斃公眞所謂臨大  
節而不可奪者也

義烈傳

出木齋洪汝河  
所撰麗史彙纂

洪彥博字仲容奎之孫忠平公灌之後也忠肅十七  
年登第忠穆四年授密直提學恭愍元年拜贊成事  
三年拜左政丞封南陽侯十年改門下侍中紅賊入  
寇衆議欲避之彥博獨言京都不可輕棄勸王自將  
與民守之俄而西兵敗書至王遂南幸彥博從之明  
年復京都制勝方略多出於彥博然彥博功高權重

不恤國事判密直宋卿言於彥博曰蒼生望公復相  
久矣今居首揆何無一事協輿望乎去歲播遷宗社  
蒙塵取天下笑公之不早圖也今公子握府兵堦長  
憲司富貴已極何不憂國彥博殊不堪論卿罷之時  
彥博子師禹師範已顯堦柳淵以廉簡稱屢為將得衆心為監察  
大夫故卿云然王不欲還舊都將入江都命卜於太  
祖真殿人心洶洶太后洪氏彥博姑也召責彥博曰  
爾以外戚巨室位冢宰恩遇已重今王欲遷都而國  
人皆不欲爾何不言于王乎彥博以告王會卜不言  
遂止十二年王將還都淹期不發彥博趣王還駕駐

興王寺金鏞遣其黨猝犯行宮師範遣人走報彥博  
時尚早彥博聞變不起令家人作粥俄而賊至曰出  
迎帝命左右報賊已在門請暫避其鋒彥博曰吾出  
見賊問其故家人挽止彥博不聽曰安有為首相而  
逃死者乎徐整衣冠出戶曰爾乃賊也何稱帝旨賊  
斫之血濺屋椽年五十五賊在興王者聞之皆呼萬  
歲贈諡文正自灌死於資謙之亂其後多以名節顯  
者南陽洪氏遂為東國名家南朝袁氏以顛案皆立  
節自言其門戶以節義相傳高於王謝洪氏在東國  
貴顯而有節義不愧袁氏云

行狀

高麗忠肅忠惠忠穆忠定恭愍五朝有功業節義文章學問兼備之臣一人焉惟我陽坡先生文正公諱彥博是已公字仲容陽坡其所居宅里也我十六代祖南陽君諱彥澍有三弟皆顯公其仲也我洪出江南至唐貞觀有官學士者高句麗榮雷王請士於唐願教夷俗唐選才子八人以副之學士得與其選遂東來籍于唐城爲國王所禮待未幾高句麗亡轉仕新羅封德山村主此爲公之始祖也子孫世襲卿相於東京多出傑人至麗祖興時有太師諱殷悅翊真

主開景運五世而忠平公諱灌赴國難死宿衛是爲公之淵源也忠平公傳三世有諱斯胤卽公之高祖也曾祖諱縉兩世起官俱至樞密院副使祖匡定公諱奎考莊簡公諱戎兩世起官俱至都僉議中贊匡定公討賊復辟還都舊京革強臣兵柄有大勲勞於王室功成而謝官踰文信國致仕二歲矣郊居樂道直四十六年而終殆麗朝五百年絕其倫矣莊簡公淳謹克肖以正道輔明德太后稱賢后妃聘知密直羅公裕之女以忠宣己酉生公羅公亦忠烈朝名臣也公生八歲而匡定公歿踰三十而莊簡公歿其學



於考若祖者必有所受矣自幼少好讀書有文章聲  
華聞倒一時名公莫不折年願交忠肅癸亥公年十  
五一舉而魁進士庚午十月公年二十二再舉而擢  
文科第二名王特賜殿馬以寵之又以得人賜知貢  
舉安元凱玉帶蓋公之盛名已升聞也公自登朝政  
績日著名位日起歷事五王再策勳盈遂入台府三  
年而免坐僚相也及紅巾賊至亟起公拜相賊犯畿  
而陳死守之策王南幸而盡扈從之勞分命諸將而  
指揮討復天步不返而力諫回鑾至於禍發蕭牆盜  
犯行在則罵賊而死之此公立朝二十年之大致也

光明磊落綽有始終如此則其踐歷也言議也事行  
也不可勝書而舊譜序以爲淡菴白公文寶撰公碑  
銘則當時記述之文亦備矣而皆逸不傳今去公世  
四百有五十年矣家之譜集已不翅杞宋而國之史  
自夫子已歎其闕文况此東偏之文獻乎撫其實而  
備其詳蓋莫之由焉謹以史所載及諸子傳記之雜  
出者採而見焉皆大略也踐歷之見於史則忠穆戊  
子以密直提學轉知申事忠定辛卯以本職兼提調  
政房恭愍壬辰以三司右使充聖節使如元是冬以  
判三司事遷僉議贊成事以佐理勞策勳封南陽君

未幾遞贊成癸巳正月復拜贊成十一月又差賀正使如元翌年還自元七月復拜贊成十二月擢僉議左政丞丙申五月以計誅賊臣奇輟因陞右七月復官制改爲門下侍中是冬爲僚相之坐免尹桓以事被流也已亥六月以誅轍勞策安社勲至辛丑十一月爲公再相之時而遂以侍中殉于位言議之見於史則右司議宋天鳳有直節恭愍元年王欲貴判事官加階至奉翊而例有省郎署牒然後乃行天鳳據法不署王怒甚下獄公力諫得免副元帥慶千興有廉名已亥紅賊之始至千興恐懼不敢進王欲施軍

律公以爲千興廉則有之將兵非其長也用之者已先失之又何責於千興之失乎王悟而止摠兵官鄭世雲受命出師詣都堂歷詬宰相倘若無人公歎其言貌之甚倨知不免於禍竟被枉死恭愍素昏庸南巡之日用度猶無節公力諫曰內帑之儲何如在都時乎經費宜加撙節王熟視不應公退而與益齋李公齊賢慨然歎曰施施如此何以來諫尹政堂澤素敢言旣致仕猶進見於王曰饑饉荐至加以師旅構闕南京又營白岳民何以堪爲王色變尹公意氣自若言猶不止公歎美之曰不意尹公戇直如此吾所

不及也此雖一事有三善焉其平日之自許直道一善也衰世之扶護正論二善也人之彥聖若已有之三善也權公近之言曰公與時異趣確持正論力闢異端夫麗朝五百年釋迦世界也其所云闢異端者必有斥佛崇儒之論而生於此世者能守此而排彼則真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此乃公立朝言議之最大最正者而見逸於史可勝惜哉至其事行則恭愍初元以佐理策勳其所贊襄必有可指至於丙申則大矣辛丑則尤大矣麗氏強臣之國也知有穰侯厥惟父矣李資謙而為鄭仲夫鄭仲夫而為崔

忠獻崔忠獻而為林衍林衍而為奇轍矣若其挾天子而反噬父母又彼數賊之所無也轍以皇太子之元舅席中國之寵威麗之王為其母置府曰慶昌屢幸其第而媚之麗氏已無君矣時權謙盧頊俱女於元恃寵驕橫轍援以為唇齒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占奪民田生靈塗炭轍等已不臣矣及見元政衰天下將亂自知稔惡一朝勢去收者不微預謀自安之道則息所以易樹以圖專國先以親戚列于顯要黨援布於藩鎮詐稱帝旨閱兵於諸道朝廷莫有覺之公時始入相府先知其兇謀奮然以討賊為己任不計

身家之存亡密與慶元帥千興安參政祐鄭知事世  
雲等協謀誅之夙夜匪懈上告下誦用陳平擒淮陰  
侯計設曲宴於內庭以王命召轍等轍謙先至頃未  
及赴又慮事久機泄伏壯士於帳中袖椎殺之又發  
衛軍捕頊并支黨誅之不愆一伐而潛平滔天之亂  
於運籌之中諸賊既誅又請立查正都監於僉議府  
許民自訴凡輟等所攘民田一切還之國人大悅此  
其功業之一也至若紅賊又非奇權之比也潁川妖  
寇沙劉關先生等天下強賊也剽蕩元界莫能禁止  
遂以二十萬兵東渡鴨江直抵朔州是辛丑十月而

公之起拜在十一月矣公入相而岳嶺失守諸將遁  
還京城大震王議出奔如柳公淑皆曰唯唯公獨曰  
京城先王之基四方之本不可墮失請上自將以禦  
之招募忠義與民效死其守正之論臨難不易有如  
此王竟不從遂發南幸都人皆潰子母相棄侍衛從  
臣亦皆風靡而公首以大臣率其弟彥猷子師範以  
從之其外則侍中李岳等甫二十五人而已駕次利  
川而值大雨雪御衣濕凍陰竹而吏民逃匿不能供  
饋公終始周旋間關拮据得以成儀衛始抵福州而  
賊已陷京矣其衛主之誠臨難不貳又有如此者此

其功業之二也王既定行在翌年正月公以鄭世雲忠清有將才奏拜摠兵官以遣之使督都元帥安祐元帥金得培李芳實等進攻京城賊世雲之出公指畫制勝方略若干條密授之祐等依公方略果得大捷斬賊魁沙劉關先生等十餘萬級因乘勝逐至鴨江賊遂平討復之功雖出諸將之汗馬實由廟堂之坐筭論功之人狗則人實在公而公之爲贊侯較然矣此其功業之三也京城既復王還次于清州欲遷都江華蓋不肯於敗沒之舊京也命卜於開泰寺太祖眞殿輿情洵洵公進諫其不可王乃止然猶遲留

至翌年癸卯正月王又召兩府議還都便否公亟奏曰松京陵廟所在祖宗根本宜速還以從民望前侍中尹公桓李公齊賢李公岳廉公悌臣皆當時兩府而一如公言王始定還京又愆期公又諫曰供頓已備若淹此期妨農害事民受其弊王不得已乃發此其功業之四也王未至都次興王寺公先入城有日金鏞之變作鏞戾氣所鍾也從恭愍于元以功封安城君王幸之甚與鄭世雲妬寵及安祐李芳實金得培討平紅賊恐權在己右遂矯王密旨誘祐等殺世雲又以擅殺世雲構祐等罪盡殺之及日久事覺物

議憤之鏞畏誅乃懷不軌曉五鼓遣其黨金守曹連等五十餘人犯行在斬門者直入稱宰臣奉帝旨殺侍衛王梓等直至御寢外王禍在呼吸宦者李剛達負王逃匿大妃密室宦者安都赤以貌類王入卧御寢賊認爲王殺之呼萬歲又遣一支入都盡殲雷都宰樞前日以朔例祝釐左政丞柳公濯與諸宰往妙蓮寺公獨在京第公子師範時在興王以賊犯御寢聞於公而且報將入京宜避之時尚早公方寢聞之自若促具粥將赴難及賊入都門客急告謂犯公第請速避公曰禍發蕭牆吾何適死職也臨難苟免君

子所恥俄而賊果至呼曰出迎帝命家人又告曰賊在門盍去諸公少無幾微色且曰吾見賊詰其罪妻子又迭諫終不應正色曰安有爲首相而逃死者乎徐整衣冠緩步出戶曰爾乃賊也何稱帝旨語未終賊擊殺之血濺屋椽時閏三月辛未朔朝昧爽也賊在興王聞之者又呼萬歲國人莫不痛惜蓋賊之所欲害者王與公爲首故也密直使崔瑩等自京帥兵赴行在討賊平之然後王始出自密室崔瑩之赴也鏞知王尚在集巡軍共作討賊狀以盜其迹亂定至被策勲酌酒賜言曰三患去矣不樂何爲其一卽指

公死而其二鄭摠兵與三元帥也及鏞罪著伏誅又曰豈有犯上之心但欲去洪侍中鞫者詰安都赤之死鏞無以對遂體解徇之自是月初日月無光無雲而陰至是清明當賊之犯與王也王潛逃於密室安都赤之死認以王而呼萬歲則王之未出密室世皆謂王之遇害矣師範之報亦必如此而王既遇害則弑君之賊不與共戴天春秋之大義而弘演之納肝程嬰之下從卽公之志也故公已决意罵賊而以死報王也此權公近所謂公意謂上不免者得公心也公若知王之在則顏淵之於匡有不敢死之義君父

之蒙塵赴難爲第一義則公未可輕投虎口而以公學問之精亦必有見於此矣但所報之爽實而以與國輕重之身付千金於鴻毛此千古之恨也然公之死主之素心取義之卓識因此大明而從容成就於一箇仁則亦將不恨於其死也天意其在此乎此其節義之盛也凡世之殉義者多矣臨死而從容者亦屢矣然其遇難有日勢窮力屈然後方至於死故能有以裁量義利安頓性命而所以從容者矣如其倉卒之遇自非素養之深則雖王公之貴忠勇之德鮮不失色而倉黃矣今意外之賊一朝臨門而若是從

容行其所無事則其學力之篤識量之大持見之確  
守正之嚴皆非人所及又非特節義而止耳公之功  
業既足以近紹於匡定公節義又可以遠承於忠平  
公是公之一身而於國奠宗祏而扶綱紀於家光二  
祖而裕千昆嗚呼盛哉公自成童已擅其文而再知  
貢舉輒稱得人其所舉者癸巳則如李牧隱稽朴潘  
南尚衷權東臯仲和鄭圓齋樞壬寅則如朴貞齋實  
金羅菴濤李陶隱崇仁許文敬時僕芸亭長壽鄭三  
峯道傳皆當時真北也嘉祐多士未必專美於歐陽  
鄭三峯之言曰金君義卿讀書為儒待時而動陽坡

洪文正公以舊德重望專宗匠之席柄擇士之權則  
士之蓄奇深藏者莫不謳吟自奮駢肩於權衡之下  
公之以文重於世又可見矣公之著述今皆散亡而  
逸稿數首清虛苦淡絕無勳戚氣味亦全鼎之一齋  
矣此其文章之美也公自少與鄭雪谷誦李稼亭穀  
李霽亭達中李雲亭達尊金密直科為神交與同結  
社日以焚香讀書為事人稱焚香會每夕沐浴具冠  
帶仰拜天星雖朝聘行役未嘗廢焉趙閱道之焚香  
告天又與之暗合矣詩云對越上帝無貳爾心其公  
之謂乎公嘗自言曰日來胸中如有主宰讀書焚香



則神之所知必有所不欺而持敬可知矣每日拜天則天之所命必有所不負而實踐可知矣敬以持心實以踐身常若天神之臨自言其主宰之有則天君之不爲下移於人慾又可驗矣苟非有得於學問之方曷能及此乎時程朱之書未及東來而公之爲學如此則亦所謂豪傑之士也是其所以成功業節義之本也歟權公近曰公爲人剛明卓偉天資之美輔以學問所見既高所守益力處事直而能斷接物嚴而有威牧隱蓋嘗師公而陽村又牧隱之門人則其必知公之深而不阿其所好矣此乃公之實紀也事

行之見於傳記而可知者不過止此而此足以識公於千載之下雖充溢棟宇亦何以加之哉公卒後追策爲扈從功賜諡文正禮葬于法華寺東岡而今失其處公之配安東權氏吉昌府院君昌和公準之女永嘉府院君文正公菊齋先生溥之孫有四男二女男長師普判開城尹次師範知密直忠愍公次師禹亦知密直南陽君次師瑗工曹典書女長柳淵知門下貞靖公卽辛丑扈從臣次柳厚孫男以下今出十九世孫而遍於八路多不盡錄其顯於朝者有康襄公恕觀察使彝判書善賢南城君錫唐城君海安武

公達孫襄武公順孫判書貴孫府尹元碩監司慣都  
承旨有謙持平璋正郎構掌令瀆而我 朝中世以  
後公之後承浸益不振亦何以勸人善哉茲不能無  
憾於天地之大云 崇禎紀元百八十四年重光之  
季春閏月甲申從十六世孫奉正大夫前行弘文館  
副校理秉喆謹撰

良川社奉安文

李光靖撰

顯允我公生于麗季休戚巨室忠貞舊種卓偉之資  
剛明之性讀書香社雪稼金蘭力排異端學有心得  
立朝正色侃侃其風獻可弼違經邦體國狂寇外逼

衆論內訌勸王親征與民效死倉卒執勒夷險周旋  
帷幄紆籌折衝禦侮再奠宗社重策元勳變壘未旋  
肘腋禍亟身為首相逃死何之臨難從容大節寧奪  
後賢有贊無復改評年代已綿遺芬未沫赤羅故郡  
公有聞孫世德蘊芳矜式吾黨合堂拜享詢謀攸同  
一氣相通因問今古爰差吉日妥靈揭虔苾芬肇升  
陟降祇肅毋我逖遠惠我光明於千萬年報事無怠

常享祝文

八代孫  
合祝

上全

節著前朝德賁 昭代一區文獻百載未沫

廟宇移建時奉安文

知縣具得魯撰

於顯陽坡允矣前哲垂紳正笏危忠孤節洋洋謨訓  
赫赫光烈展也西潭是祖是孫風謠尊周手疏叫閭  
養志樂道斐不可諼赤羅良社并薦丞嘗基非求舊  
翼然其堂爰差穀朝式將芬芳以妥以侑悠久無疆

實紀刊役告成文

柳湑撰

麗季毓隍公實膺期嵬勲卓節異代同辭偉文載道  
豈不充棟金蘭酬唱館閣行用滄桑閱劫往蹟頌洞  
只餘七詩一齋知鼎清高蕭散陶韋情性何必多為  
但未成帙爰輯附編陽稼信筆惟淡蒼撰暨文忠述  
倘采國史片片收聚合成一部始末粗具睠茲良谷  
雲仍之宅既奉社享又謀板刻潭翁數帙纔已完役  
繼而圖之百代先蹟卓矣文猷祖孫遺徽齋誠虔告  
若接光輝

陽坡先生實紀卷之三

陽坡先生實紀卷之四

贊述下

年譜

高麗忠宣王元年

元武宗至大二年

己酉公生

時公之祖匡定公考莊簡公皆無恙而匡定公方以領景靈宮事謝仕家居

忠宣二年

元至大三年

庚戌公二歲

忠宣三年

元至大四年

辛亥公三歲

忠宣四年

元仁宗皇慶元年

壬子公四歲

忠宣五年

元皇慶二年

癸丑公五歲

忠肅王元年元延祐元年甲寅公六歲

忠肅二年元延祐二年乙卯公七歲

忠肅三年元延祐三年丙辰公八歲夏六月遭祖考匡定

公喪

忠肅四年元延祐四年丁巳公九歲

忠肅五年元延祐五年戊午公十歲

忠肅六年元延祐六年己未公十一歲

忠肅七年元延祐七年庚申公十二歲

忠肅八年元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公十三歲

忠肅九年元至治二年壬戌公十四歲

忠肅十年元至治三年癸亥公十五歲應國子試魁進士

公自幼少好讀書善屬文纔成童文章已就魁國

子華聞倒一代

忠肅十一年元泰定元年甲子公十六歲

忠肅十二年元泰定二年乙丑公十七歲

忠肅十三年元泰定三年丙寅公十八歲

忠肅十四年元泰定四年丁卯公十九歲

忠肅十五年元致和元年戊辰公二十歲

忠肅十六年元明宗元年己巳公二十一歲

忠肅十七年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公二十二歲冬十月辛

酉擢文科乙科第二人特賜御廐馬一匹

順興府院君安元凱知貢舉右代言李湛同知貢

舉取三十三人宋天鳳一作逢金海人居魁乙科第一

公居第二李達尊慶州人官至居第三王賜公馬

一匹李達尊鞵帶又賜安元凱王帶李湛紅鞵以

選舉得人也全榜不傳只有散榜李秘書文提鄭

忠惠王元年元至順二年辛未公二十三歲

忠肅王後元年元至順三年壬申公二十四歲

忠肅後二年元順帝元年癸酉公二十五歲

忠肅後三年元統二年甲戌公二十六歲

忠肅後四年元至元二年乙亥公二十七歲

忠肅後五年元至元三年丙子公二十八歲

忠肅後六年元至元四年丁丑公二十九歲

忠肅後七年元至元五年戊寅公三十歲與鄭仲孚李仲

父李天覺李止中金科設焚香會

公與鄭雪谷誦仲李稼亭穀仲李雲亭達尊天覺李

霽亭達中吐金密直科字欠有神交自少與同結

社日以焚香讀書為事入號曰焚香會而其初會

之歲無所考雲亭卒於庚辰公遭故於己卯五公

畢會之年定在此歲故記之于此而此歲前後皆

有此會亦可推知矣

忠肅後八年元至元五年己卯公三十一歲遭考莊簡公

喪

忠惠王後元年元至元六年庚辰公三十二歲哭李天覺

如元道卒

忠惠後二年元至元三年辛巳公三十三歲

忠惠後三年元至元二年壬午公三十四歲

忠惠後四年元至元三年癸未公三十五歲

忠惠後五年元至元四年甲申公三十六歲

忠穆王元年元至元五年乙酉公三十七歲

忠穆二年元至元六年丙戌公三十八歲哭鄭仲孚

奉使卒于元

忠穆三年元至元七年丁亥公三十九歲

忠穆四年元至元八年戊子公四十歲拜密直提學○遷

拜知申事

公之登第後歷清顯颺言議必多有可觀者而并  
入於史之闕文家乘亦無可考不得修錄可勝惜  
哉

忠定王元年元至元九年己丑公四十一歲

忠定二年元至元十年庚寅公四十二歲

忠定三年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公四十三歲春正月哭李仲父○冬提調政房

麗朝別置政房選卿宰置提調掌銓選間罷政房使吏兵部掌銓忠穆元年復置政房恭愍嗣服初特選公及洪彬提調重其選也翌年二月復罷政房歸銓注於典理軍簿兵部

恭愍王元年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公四十四歲春閏三月辛卯以三司右使與密直副使李成瑞如元賀聖節公前此已拜是職

還自元不記○冬十月壬寅拜判三司事○丙午拜

僉議贊成事

與金承澤同拜

策端誠亮節佐理功臣封南陽君王下教褒諭賜錄券不記

以協贊治理也

赦右司議宋天鳳之罪

時定六寺判事階奉翊省郎不署依牒王怒囚右司議宋天鳳將罪之公與洪彬營救得免公論多之

遞贊成事



翌年正月公復拜是職則是冬之遞可知矣後公遷

之濯代

恭愍二年元至三年癸巳公四十五歲春正月戊子拜

僉議贊成事○夏五月以同知貢舉取李穡等

知貢舉金海府院君李公齊賢也取三十三人明

經二人及第

冬十月壬辰以南陽君如元賀正

恭愍三年元至四年甲午公四十六歲春還自元○秋

七月辛巳拜僉議贊成事

與金敬直同拜

冬十一月甲寅拜僉議左政丞

李公齊賢同日為右政丞以上

恭愍四年元至五年乙未公四十七歲

恭愍五年元至六年丙申公四十八歲夏五月丁酉詣

闕參曲宴誅大司徒奇轍太監權謙慶陽府院君盧

頊等陞拜僉議右政丞

轍幸州人有季妹選入元順帝後宮封第二皇后

生皇太子轍倚后勢縱恣王與公主屢幸其第為

其母李氏置府曰慶昌元授大司徒時權謙盧頊

俱納女于元有寵謙政丞溥之子赫世卿相封福

安府院君拜太府監頊宗室平陽公眩之壻驟貴  
至左政丞慶陽府院君轍與謙等聲勢相倚擅作  
威福占奪民田恣行不義公常懷憤惋而以轍等  
勢重無以有為及元政衰轍等知天下將亂自念  
積惡歛怨恐一朝勢去難保預謀自安以親戚列  
于顯要黨援布於藩鎮陰謀不軌使人詐稱詔旨  
閱兵於諸道密諭舉事之期朝廷莫有覺之公獨  
知其兇謀奮然以討賊為己任不顧身家之成敗  
與參政慶千與安祐知門下鄭世雲等協謀除去  
密諭於上下用陳平擒韓信計王托以曲宴於內

命宰樞皆會宮庭公首以大臣赴宴諸宰以次畢  
集遣判密直洪義宰臣裴天慶等召轍頊謙及轍  
子贊成事有傑侄完者不花謙子萬戶恆舍人和  
尚頊子郎中濟等轍謙先赴慶千與等以為二人  
已至其餘子侄及頊之父子雖未至若事泄則瓦  
解不如早圖王然之即令密直姜仲卿大護軍睦  
仁吉等伏壯士出其不意椎擊轍應手而仆謙走  
避追及於紫門殺之遂殺轍謙麾下士皆狼狽  
四散遂發禁衛四番軍又令仲卿率兵至頊家捕  
殺之有傑隨天慶詣闕道聞變走匿完者不花濟

恆和尚等及支黨皆逃竄命中外搜捕皆斬之恆獨以素不挾勢減死流濟州王卽以公爲右相尹桓爲左相

立都監覈還奇轍等占奪民田謂不

公以生民失所專在轍等占奪民田白于王自僉議司別立查正都監許人申告轍等所奪民田逐一還於本主民大悅

秋七月丁亥改僉議右政丞爲門下侍中

僉議司本門下省政丞本侍中朝廷改官制并從舊名公改官名爲門下侍中尹桓爲守門下侍中

本傳以此作十年事恐誤

冬十一月己卯遞

侍中尹桓侍郎柳濯等以事坐流公亦以同僚免

恭愍六年元至正十七年丁酉公四十九歲

恭愍七年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公五十歲

恭愍八年元至正十九年己亥公五十一歲夏六月丁亥策

端誠亮節輔理安社功臣封南陽侯王下教褒諭賜

錄券

教書見考實篇高麗史公爲一等人并慶千興安祐鄭世雲等七人爲一等金得培等十二人爲

二等

承宣醞之命與諸功臣大酺

東文選作丁酉年恐誤

賜券之日王宣醞寵異之也諸功臣與一代公卿會于公第設宴雪谷鄭公誦獻詩賀之詩見考實篇

冬十二月赦副元帥慶千興之罪

元政陵夷自甲午歲河南妖寇韓咬兒等始鼓亂穎川妖人劉復通又起兵以紅巾為號與其黨關先生沙劉等寇掠中原至是始犯我邊朝廷以慶千興為西北面元帥安祐副之往討之安祐力戰

却賊千興進屯安州畏賊不進王怒欲論以軍法公言於王曰千興公廉謹篤然不聞將略是用者之過也王怒乃解千興得免於死○按千興之逗遛在法有罪而當時人物眇然如千興者亦不易得公之救之宜矣

恭愍九年元正年庚子公五十二歲遊天壽寺

有二詩見逸稿

恭愍十年元正年辛丑公五十三歲冬十一月庚

戌拜門下侍中

先是廉悌臣李岬為相悌臣罷公代之李岬為右

相公為左相

乙丑紅頭賊大舉入寇至興義驛王議出奔力陳死守之策

紅賊自己亥敗歸每窺覘本國至是歲十月紅賊偽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等大舉入寇渡鴨綠江直至朔州朝廷以李芳實為西北面都指揮使又遣知樞密李餘慶守巴嶺柵以安祐為上元帥金得培為都兵馬使將兵西下至是月官軍與賊屢戰互有勝負又以鄭世雲為西北面軍容體察使摠督軍事又遣鄭思道金玘等守巴嶺柵

又以金鑄為摠兵官柳淵為兵馬使共守之是月癸亥賊伏兵於柵傍雞鳴以鐵騎五千攻破之諸軍大潰祐等并遁還收散卒屯金交驛遣人請京兵京城大震眾議皆欲出奔公獨奏曰京師先王之基緒也不可墮失請王自將招募忠義與民効死知樞密柳淑曰國所恃者城池與糧餉也今城未完倉無儲將何以守王遂用淑計浚策幸南是日賊已迫興義矣

丙寅扈車駕發南狩之行

前日王命京城婦女老弱并先出城是日王及公

主王后而元帝之女奉太后南幸平明扈駕至旻天寺遣  
近臣分往通衢大呼招集義兵都人皆潰應者纔  
數人王出崇仁門老幼顛仆子母相棄躡藉滿野  
哭聲動天地公與叔氏承宣彥猷子前吏部尚書  
師範陪至通濟院渡臨津次兜率院同陪從者唯  
侍中李岳平章事金鏞慶千與柳濯僕射金逸逢  
參政鄭世雲判樞密李春富簽書金希祖知樞密  
柳淑孫登知奏事元松壽承宣金續命李穡金達  
祥兵部尚書睦仁吉上將軍金元命前刑部尚書  
柳淵諫議金漢龍將軍李琳張伯顏員外郎金君

鼎刑部侍郎郭忠秀正言朴思慎御史朴大陽侍  
御史田祿生摠二十八人而已不成儀衛

丁卯扈駕次迎曙驛

公主去輦而馬見者無不泣下至是忠州按廉使  
安宗源忠州牧使朴曦來謁尚州判官趙縉以兵  
千四百來使大將軍金得齊領之至沙平院開寧  
監務來獻刷馬百餘匹始成形樣次廣州以柳濯  
為慶尚道李春富為全羅道李成瑞為楊廣道姜  
碩為交州江陵道都巡問使徵發諸道兵馬進攻  
紅賊

己巳扈駕次慶安驛辛未次利川縣

是日雨雪御衣濕凍燎薪自溫是日賊陷京城畱

屯數月殺掠殆盡

壬申扈駕次陰竹縣

吏民皆逃匿

乙亥扈駕次忠州牧○十二月壬辰扈駕至福州安

府東

恭愍十一年壬至壬二壬寅公五十四歲春正月扈

駕在福州○奏以鄭世雲為摠兵官領諸將討紅賊

平之

鄭世雲忠清有將才公奏拜摠兵官使之督都元帥安祐元帥金得培李芳實等諸將四面進圍京城而世雲退屯堦率院諸將李餘慶麾下權僖先登我太祖繼之大破之斬賊魁沙劉關先生等十餘萬級餘黨遁走諸將共逐之渡鴨江而去賊遂平其制勝方略皆公所指劃以授之也

都元帥安祐元帥金得培李芳實殺摠兵官鄭世雲承命詣行宮與平章事金鏞慶千興贊成事柳濯樞密院事柳淑頌宥旨于諸將

金鏞素與鄭世雲如寵又恐安祐李芳實金得培

既成大功權在已先欲誘祐等殺世雲因以為罪而盡殺之乃矯旨為王密書使其姪前尚書金琳密諭祐等令圖世雲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破賊之後必不免禍盍先圖之祐芳實以為可從得培不可曰今甫平寇賊豈宜自相剪滅若不得已執致闕下聽上處分祐芳實曰討世雲君命也得培又不從祐等又強之置酒邀世雲目壯士擊殺之公聞之歎曰搃兵之出師也言貌甚倨其及宜矣先是世雲將出師詣都堂憤然曰如吾者亦為相國家宜亂以參政為體察使故云然而蓋不平於都

堂也將軍睦忠至自軍前言諸將殺世雲秘不發王畏其有異志乃召公與金鏞慶千與柳濯柳淑議之遣直門下金瑱頒省旨于諸將因令督赴行在以安其心未幾判太醫金賢與公之子上將軍師禹時師禹似在祐等麾下來獻諸將論世雲書王見書大悅賜賢等金銀布帛又遣知奏事元松壽賜諸將衣酒促令凱還

二月辛丑車駕還京都扈發福州癸卯次尚州○與侍中李岳前侍中廉悌臣尹桓柳濯等詣行宮頒殺都元帥安祐元帥李芳實金得培宣旨



祐等凱還祐先至咸昌王擇大臣有計畫者往迎之以備非常乃遣侍中柳濯翌日祐詣行宮上謁至中門金鏞令門者槌其首祐辭色不變三指所佩囊大呼曰幸少緩願至上前獻囊書就戮囊書卽鏞矯旨也槌者更擊殺之鏞恐金琳洩其謀先斬之遂白王曰祐等擅殺主將是不有殿下也罪不可赦遂稟宣旨而榜之公與李公岳廉公悌臣尹公桓柳公濯以廟堂同參焉榜云祐等不忠擅殺世雲祐已伏辜若有能捕得培芳實者超三級卽遣兵仁澤朴春避度宗御諱去木邊擊殺芳實於龍宮

得培聞變逃匿遣鄭之祥金庾捕斬得培于山陽梟首于尚州觀者莫不悼之吳氏澐曰擎天偉烈曾不旋踵駢首就戮於賊鏞之手而王不省悟惟彼昏慵不足深責當時扈從如李岳柳濯洪某諸人豈鏞之黨而無一人出一言以悟主嗚呼痛哉○按祐等之朝建大功暮就屠戮已足可悲又皆出於賊鏞之矯旨擅殺則誠有史臣之痛惋然以愚見之鏞兇逆也擅殺四帥猶屬薄物更無可論於其惡祐芳實之死則宜也世雲主將而非法擅殺則人不可獨殺渠又安能免死乎雖曰見給於

囊書如知事君之義則理之不當未有君命而盡從者况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以麾下而擅殺主將悖義賊道更無可言又其所謂密諭不在王室在於免禍則何可以君命而從之乎得培之論可謂正矣而祐等不從其及於死不亦可乎得培初雖持正而後竟共圖逮捕之起又不受命亦何稱冤於其死乎吳氏之痛祐等之死而不痛世雲之死其亦異矣愚則以為祐等之死亦不足惜也且麗朝中世以後武臣立功終必擅竊犯上凌分多移神器五百年一轍也以祐等之見給矯旨擅

殺主將見之則其亦無識武夫也雖建功於一時必無忠義之見乎鏞之矯旨如鬼如蜮既未嘗顯則執迹以論無疑之不到是以於其世雲之殺亟降宥旨以安其心祐等之還又遣大臣以備非常當時朝廷皆已疑其異志及其見殺必有幸其跋扈之除者矣又何以公之不一言為咎哉但不以王法覈其擅殺之情而又任鏞之擅殺固若可責於公然麗朝立國權移於下強臣跋扈素不能制故如林惟茂之乳臭必發兵而討誅今於擁兵之臣震主之威宥旨以慰之大臣以迎之則其勢已

不能制以王綱而非常之慮上下方切則鏞之擅  
殺有不暇論而朝廷惟以強臣之除幸之此所以  
公之不言於其死也觀其同參宥旨之頒已有執  
迹之疑故也蓋公之當言與不當言在祐等之寬  
與不寬祐等之死不足稱寬則公之不言亦不足  
咎矣當此之時三元帥之死雖若可惜猶不如一  
摠兵之死也世雲之死公之歎語可見其惜其持  
身之不謹自就於禍則公之所寬在於世雲不在  
祐等宜其無所言於祐等之死也○三月僚相李  
品免柳濯拜相

秋八月乙酉扈駕發尚州丁亥次俗離寺戊子次元  
巖驛壬辰至清州

史曰庚寅次報令縣辛卯次懷仁縣壬辰至清州  
而勝覽七老詩序曰戊子次元巖驛大雨留十日  
未詳孰是今從史書○是月判密直宋卿罷史曰  
卿言於洪某曰蒼生望公復相久矣今為冢宰何  
無一事協輿望乎辛丑之倉卒播遷宗社陷賊主  
上蒙塵取笑天下者公之不早圖也今公子握府  
兵壻長憲司富貴已極何不憂國家某憚之罷卿  
按此雖出於本傳而有不敢知者數端其上文既

曰收復京城制勝方略多某指畫則京城之復雖出於諸元帥而發縱指示之人功當以公當之宋卿之謂無一事協輿望者誣也既是誣語則史不足錄矣若曰非誣則上文所稱收復方略多某指畫者又何謂也此其一不敢知也紅賊自是外寇而其初來則在公罷相三年之後其再來則在公罷相五年之後而亂作之後始起公爲相則所謂既輸爾載屢顧爾僕者也亦非可責於公者卿之言又豈非妄乎言之妄而無所勸懲者又何錄之於史乎此其二不敢知也卿之言雖妄且誣在公

之德優容可也公於鄭世雲之侵辱曾無一言之嫌而惜其持身不謹於既死之後不申祐等之死則公之不嫌世雲而寬之可見矣以此德量豈有罷卿之理乎是足以下公之誣矣此其三不敢知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史氏之說何可盡信乎况史傳又出於奸臣鄭麟趾之手乎此非私於公也觀人觀事實理如此矣

九月扈駕登拱北樓應製有詩

時王率羣臣拜元朝賀正表于郊仍御州之拱北樓覽一齋權漢功板上詩命知申元松壽代言李

稽成士達次韻以進公與李杏村岳黃檜山石奇  
暨諸大夫賡和以進詩見逸稿

請節省經費日不

自播遷以來調度不給增歛民戶米豆有差名曰  
無端米民甚苦之行宮所需金銀多少王之用度  
無節公進白曰內帑之儲豈如在都時乎經費宜  
加裁省王熟視不應公退而歎曰言不見用是何  
訑訑也李公齊賢聞之曰吾為相時每言事若此  
吾未嘗不為王惜也

請停江華遷都之命

時王欲遷都江華命卜於開泰寺太祖真殿人民  
洶洶公姑明德太后謂公曰爾以外戚巨室位冢  
宰中外之望咸屬焉今王欲遷都而國人皆不欲  
爾盍諫止之公承太后教諫王王曰予非浚遷欲  
知吉凶耳卜果不吉國人大悅○按公之欲諫必  
不待太后之教而太后姑也君也勉責之言宜其  
切至之如此也公雖受命既諫而止之則遷都之  
罷未必非公之力也又何慊乎哉○史云時訛言  
紅賊復來議選大帥以某不恤國事命左政丞柳  
濯為都統使按安祐之死不當疵公而史氏疵之

宋卿之罷不當咎公而史氏咎之至於此又以不恤國事論之夫以身殉國者謂之不恤國事則何如方可謂恤國也死且不恤則其所恤者非國而何哉蓋統兵雖重不過制閫之任其視秉勻經邦之地顯有輕重柳濯之命必以重公之故不可出外而然也其曰不恤國事而以濯為之者不亦誤乎如其不恤國事則罷相可也當此板蕩之時安危在於大臣軍國之務皆由廟堂之摠裁則不恤國事而不可為都統者反置之廟堂豈成說乎麟趾奸人也公麗末人也去世相近意其有嫌欲為

陰逞毒手於史文故不當疵而疵不當咎而咎至於姑姪間責勉之好語書法旨意隱然示貶於不言之中其出於陰害之私意可知矣至於此款則真情之露出無餘而構誣之破綻自著如有具眼者自當卞之而如徐四佳俞市南以下諸史皆不能白其誣發其情修史之難有如此矣其誰可當翰林之職乎愚於是竊有感焉

冬十月以知貢舉取朴實等

同知貢舉都僉議柳淑也先是廢詩賦復以詩賦取三十三人及第是榜精選最稱得士○本傳曰

某與柳淑同掌貢舉宰樞盛設筵以慰某勲戚首相淑帷幄寵臣雖當播越羣臣所以傾待者如此云云此又史氏之訛也此時何時也車駕播遷生民瘡痍雖在衆人猶當儉約况以公體國之忠憂時之誠宰樞雖欲媚公而設筵公豈安而受之乎且公既以節省之道力諫於主而反自夸大豐享之有如是耶此乃必無之理也余嘗深疑史氏之訛而亦不能質言矣近考牧隱集論貢舉宴行廢始末而公之典貢舉獨廢其宴夫貢舉之宴乃流來之古事癸巳之試卽太平之時而公猶獨廢於

衆行之中則其不喜浮夸不事宴戲已可知而反於播遷之中乃受宰樞之宴者其可成說乎牧隱之言又曰壬寅貢舉亦如癸巳則其不設盃酌可謂昭昭之明證而牧隱以詩贊之曰我登第時不設筵割斷皆服陽坡賢壬寅清州望諸陵嘗膽政苦心兢兢則其摭實記事若是丁寧而史氏之訛類多如此豈非用意之故險耶然牧隱一詩可質百世無實而誣者終必自晰此天理也

恭愍十二年元至正二年癸卯公五十五歲春正月扈駕在清州○請速還都王從之

王召兩府門下府及樞密院公與前侍中尹樞李齊賢李品廉悌臣議還都公曰松京宗廟所在國家根本宜速還駕以慰民望諸公之言皆又如公王遂定還都

二月印請速還都

王既定還都而又遷延不發公諫曰供頓已備若淹此期妨農害事民受其弊王不得已從之

乙亥扈駕發清州次鎮州丙子次竹州辛巳次峯城縣

畱都宰樞奉迎于臨津

癸未扈駕次興王寺

書雲觀以陰陽拘忌奏宜先駐駕城南興王寺竝修康安殿王從之

先還京都日不記

公之先還以王久住興王故似承命先來修理宮殿清路迎駕也

閏三月朔辛未贊成事金鑪遣兵犯行在

鑪安城人性陰譎恭愍以元子入元鑪侍從有寵以是策勳趙日新犯行宮時鑪直宿不捍禦王杖流海島元討張士誠徵名將王封鑪安城君遣之



東還陞為知都僉議紅賊之亂陰殺四帥物議喧  
藉鏞漸知事泄陰懷不軌乘時稱亂辛未朔夜五  
鼓子即是日鏞密遣其黨金守曹連等五十餘人犯  
興王寺行宮斬門者直入曰我宰臣奉帝旨來殺  
侍衛評理王梓判典校金漢龍左司尹金台權衛  
士七八人徑至寢殿戶外殺宦者姜元吉宿衛皆  
奔竄宦者李劉達負王從牖出走入大妃密室蒙  
毯而匿之公主坐當其戶盜入王寢殿有宦者安  
都赤貌類王欲以身代遂卧於寢內賊認為王殺  
之踴躍呼萬歲既而賊黨知王尚在陽言於衆慎

勿驚動乘輿令饕夫促進饕欲王不疑而出也

賊臣鏞分遣其黨犯京都害留都宰樞殉節于本第  
鏞分遣餘黨入城殺留都宰相會左政丞柳公濯  
與諸宰皆以朔例祝釐在妙蓮寺公獨在京師公  
子師範聞賊入京遣人走報令避之時尚早未  
公方寢聞之自若曰不可不食而赴難促令作粥  
賊黨將犯公第門客又急告曰賊將至而猶不避  
耶公曰禍發蕭牆吾何適死職分也臨難苟免吾  
之所恥言未畢賊果至呼曰出迎帝命家人又告  
曰賊在門宜速避公曰吾見賊問其故妻子又力

勸起避終不聽曰安有為首相而逃死者乎徐整  
衣冠出戶曰爾乃賊也何稱帝旨賊遂擊殺之血  
濺屋椽賊在興王者聞之皆呼萬歲蓋公意謂上  
不免也公久負重望時人莫不痛惜諸宰在妙蓮  
者聞變將如巡軍萬戶府集兵討賊賊先騎已至  
妙蓮洞口濯等駭馬由間道至巡軍鏞獨不赴妙  
蓮先至巡軍集眾陽言討賊蓋知王尚在欲掩其  
迹自附於功也見諸相至謂曰諸公領此兵可先  
詣行在余亦收散卒繼進濯揣鏞有異志留以觀  
變鏞與其門客華之元等相目凡賊被執來者不

訊輒殺密直使崔瑩副使禹彥知都僉議安遇慶  
上護軍金長壽等自京帥兵馳詣行宮毀門入盡  
擊賊殺之長壽中劍死之亂定宿衛復集王出自  
密室卽日入京命百官宿衛巡綽○按公意謂上  
不免者陽村權公近之言也其知公心哉興王之  
難王既免死公之就死實過分數矣公以首相在  
外聞變則當如柳公濯之計間道亟赴王所乃第  
一義而不必就死然必以死自分則其意必以王  
不免故欲罵賊而下從也其死國之丹忠臨難之  
取義可質神明而真傑然大丈夫矣嗚呼忠平公

其有後哉○又按一言而為百世師者非聖人則難矣忠平公臨難有言曰主辱臣死吾可自安此八字可作萬古之綱常不肖嘗為之跋而表章之今公又有曰安有為首相而逃死者乎此十字又忠平公之真諍相符也亦可以配八字而揭經法矣後之身居廟堂苟免負國者其亦汗顏矣○李公齊賢曰公每夕沐浴具冠帶以拜天星雖朝聘行役緩急之際未嘗廢也權公近曰公天性剛明卓偉趣尚異時確持正論力闢異端處事直而能斷接物嚴而有威天資之美輔以學問所見既高

所守益力嘗自言曰日來曾中如有主宰是其得力處也故能於倉卒之際從容就義得正而斃真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李公檣有詩曰陽坡先生安在哉高風千載無人及按此皆惇史也而公之所自言有曰曾中如有主宰而日沐浴拜上帝則其學問之實有不可誣者至於與時異趣排斥異端必有實事之卓然者故後學之起敬如彼而今不可考惜哉○按辛未夜五鼓賊始犯行宮而公之遇賊也時尚早云則公之殉意謂在壬申曉矣及考牧隱集有公忌辰日誌過之詩以為三

月一日則是辛未為公殉日也何其與史文矛盾也  
也夏考史文則諸宰以朔例祝釐方在妙蓮朔日  
祝釐在於朔日之曉若至朔日之夜則祝釐已罷  
諸宰必還都矣以此觀之牧隱之記果正而史所  
謂夜者乃辛未前日庚午之夜而四鼓以後為子  
時故屬之辛未明矣然而史當曰曉五鼓而夜字  
為爽實矣後人又恐有如余之疑故詳下于此○  
按牧隱集有陽坡寂寞唯蒼蘚之詩則陽坡即公  
所居宅里而此乃殉節之地也又考牧隱集有與  
韓柳巷攜酒坐丘南之詠而其記曰萬戶朴公園

有小丘天磨諸山鶴嶺峯龍崗四顧周匝南至三  
角實勝地也依丘南直吉昌園之北柳宰相齋故  
宅之東陽坡之東北吾園之西北席地而坐云云  
則陽坡乃牧隱故居之正西而天磨鶴峯四周之  
地也茲記其說以備遺墟之有考

乙酉追策辛丑扈從功臣王下教褒諭賜錄券勳號  
至是始紀辛丑以後諸臣勳勞各以功分策辛丑  
扈從功興王討賊功扶侍避難功簽兵輔佐功收  
復京城功凡五勳也公以辛丑扈從功為一等七  
十三人之首二等五十三人而公壻柳淵為首李

成瑞等二十八人爲興王討賊功柳淑等十人爲  
扶侍避難功柳濯等九人爲簽兵輔佐功黃裳等  
百六人爲收復京城功又以柳濯等爲集兵定難  
功賜公圖形壁上父母妻超三等封爵官其子一  
人七品驅史五人眞拜把領七人許初入仕子孫  
蔭職叙用田一百結奴婢十口鏞亦參與王討賊  
功時廉公悌臣新拜相宰樞往賀鏞酒酣謂廉公  
曰三患去矣不樂何爲人莫知其所指或謂洪某  
死一患去賊黨盡殲二患去自是百姓無憂三患  
去或謂公與世雲及三元帥也公以勳戚首相威

望重一世鏞雖執權不得自逞故云

癸巳流賊臣鏞于密城郡夏四月始伏誅

興王之變國論漸覺其出於鏞賊黨逮捕九十人  
鏞一不鞫訊人疑之王召鏞曰欲下汝巡軍按問  
但念前功姑從末減遂并其黨華之元數人流之  
自是月初日月無光無雲而陰至是清明而羣情  
憤未已王遣護軍林堅味等移繫于雞林府與按  
廉李寶林鞫之鏞曰余以八年三宰無欲不遂豈  
有犯上之心乎但欲去洪侍中耳堅味等詰曰何  
以殺安都赤鏞無以對遂支解徇于道傳首京師

梟于市籍其家瀦之斬其黨十餘人杖流者亦數十人

賜諡文正公

日月不記

諡法未詳

禮葬于法華寺東岡

年月不記

公之墓譜云在法華寺東岡一云在白川於伊山虎潭上未知孰是而近世有公後孫尋公墓於虎潭封築祭享云故意以白川為是矣今考牧隱集有拜掃公墓詩而其頌聯曰跪奠椒漿多感慨退歸蓮宇共遷延蓮宇即寺刹也跪奠椒漿退歸蓮

宇則其在寺傍可知矣此詩數首上又有法華寺小池賞蓮詩則其為法華之東岡果信而白川之墓未可知矣抑法華在於虎潭之側而本非二說耶此又未可知也又按牧隱唐城引有曰青松浮雲翠如濕我曾立馬遼相揖陽坡先生安在哉高風千載無人及青松翠濕立馬相揖未詳何謂而在陽坡之上則似指陽坡墳墓拜尋之事而又以其拜掃詩觀之必指此謂立馬相揖也但青松翠濕猶未可解抑指其松楸鬱密而然乎又按輿地勝覽忠清道洪州牧有法華寺在月山又有青松

寺在八鳳山月山在州西三里八鳳在州北八里相距密邇青松翠濕無或指此而公墓在於此乎然法華賞蓮詩首句有曰平生不數法華池其下小說有是日益齋忌日設齋與探花郎權花山同赴之語以此兩者觀之法華亦似松京近地尋常往來之所而洪州恐亦太遠矣白川之虎潭距松三四十里而郡中亦有青松寺則虎潭之傍亦或舊有法華而白川之墓果是真耶今不可詳下姑記如此以俟後考

忠簡公白文寶撰神道碑

文逸狀誌皆無傳

刊行文集

麗朝榜目云有文集而今逸不傳

我朝 正宗大王十年大明元百七十九年 崇禎紀 丙午享軍

威良川社

公世遠事湮後承又不振俎豆之奉久無其所至是嶺南多士鄭翼等齊發公議建社於公之後孫掌令演宅傍春秋享祀以公之八代孫持平瑋配之

當于四年甲子後孫演等刊行實紀

瀕與諸孫之在良川者搜輯公逸稿及事行若干條為實紀一篇刊行

當字十一年辛未侑孫秉喆重修實紀撰年譜及行狀

先是秉喆倡率宗人豎取義碑於忠平公殉節遺墟八路子孫咸助役焉公之後孫華國等自良川輸助役之費仍賚示公實紀一篇秉喆取以卒業則所錄多差爽去取又不審亦多未盡收拾者秉喆以書備論得失華國等馳送後孫文朝請以重修秉喆以事係忠賢義重侑支不獲辭至是華國

等又送文國宇正等受其指揮同力編摩遂廣搜麗史及諸賢文集片言隻字不敢失墜并加增補舊本之訛者正之疑者刪之編中凡例略倣忠平公事蹟考表題而整理之又為備撰年譜行狀以盡贊述之體

崇禎紀元之四辛未閏三月朔朝十六世侑孫奉正大夫前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南學教授別兼春秋文臣兼宣傳官秉喆謹撰



陽坡先生實紀卷之四終

陽坡先生實紀跋

陽坡洪文正公當麗季板蕩之際以勲戚世臣位躋  
首相既嘗殲滅賊徒再安宗社卒也正冠服出門罵  
賊不事苟避甘心殺身勲名震一代忠貞貫日月有  
足輝映竹帛傳誦今古若是者豈曾無平日所由得  
力而直出於其智謀血氣者哉公少好讀書與李稼  
亭鄭雪谷諸賢結為書社日以焚香誦讀為事時人  
稱為焚香會公嘗自云近日胸中若有主宰是其日  
夕講討之功朋友切磋之益固將為異日勲業節義  
之所由本而為能樹立得辨試尚論當世而歷觀前

後則其始終大節有將與圃隱鄭先生同歸豈不凜然豎髮哉抑又惟當時君臣上下之相與尊信佛教崇奉不已者殆將滅其天彝而觀權陽村所述東賢事略謂公以天質之美輔以學問之工處事直而能斷接人嚴而有威確持正論力闢異端噫亦偉矣非平日義理之明持守之實能卓然自立於頽波之中而不爲邪世亂者曷有以至此哉是其有功於斯文維持乎正脈者不止爲一時扶社之勲臣殉難之毅魄而惜其時代寢遠文籍不具無由攷認其闢異之實蹟正論之一二得以嘉惠後學扶植世教而其所

存者有七首詩律尚傳耳寂寥篇章落在人世不翅若泰山之一毫芒然而其詞旨高雅韻響清遠令人諷誦足以驗其流出於忠肝義腸而絕不類末俗浮華口氣非所謂大鼎之一鬻乎公有苗裔在赤羅衣冠甚盛旣歷世累百餘年而慨然有追報之意始相與立社妥靈與后孫西潭公脩享一祠而又劬求公遺蹟之散佚者片片拾錄以其七首詩特首揭爲逸稿而又以史傳及前後諸賢記述附其下合之爲實紀一通而欲必錄梓廣傳永圖不湮噫亦孝也公之幾世孫亮國宇正諸契爲奉實紀來訪山扉責跋語

甚勤有不敢以不文辭者遂書此以歸之歲舍甲子  
三月下澣後學鵝洲申體仁謹跋

書洪文正公實紀後

乙丑夏余在赤羅衙中有洪上舍文杓甫持其先祖  
文正公實紀一冊示余曰願一言以識之余竊惟今  
之士大夫孰無慕先之誠而率多魯莽茫昧鮮能說  
趙人大父時事則况於遠祖乎又况在前朝屢經兵  
火文獻無徵者乎余嘗慨然于此今洪氏能不忘其  
本迺於革世屢百年之後遠搜廣輯以紀其實蹟實  
行圖所以揚先烈而垂永久豈不以孝之至而誠之  
篤哉噫文正公當麗季位躋上相再奠宗社而卒之  
興王之亂罵賊就死具在麗史本傳簡策煌煌照映

千古且考陽村所著東賢事略公以天質之美輔以  
學問守正之論闢異之功又在勲業節義之外嗚呼  
何其盛且烈也至若逸錄七詩清雅之趣簡重之體  
足見性情之正益信其扶正道而樹大節也余因是  
而有感慨者自羅麗以來名碩之表章者不可以一  
二計公之持正論斥異端何讓於安文成臨難殉國  
血濺屋椽無愧於鄭文忠而兩先生俱躋 文廟之  
廡春秋以享子孫多顯仕而至於公逮于今四百餘  
年尚無爲之發揮者而良川之祠獨爲後孫之所瞻  
寓則實非

聖朝崇儒褒忠之盛節其爲志士之恨容有極哉公  
與李稼亭李霽亭諸公爲道義之交焚香之會至今  
傳說則其契分之深可以想像於百世之下稼亭諸  
賢之孫亦貴盛尚能知其先誼也否仍念余曾在喉  
司承 命撰山南人物考歷攷先輩行蹟而每歎其  
遺裔之不振近聞洪氏之門多文士文正之後將復  
大昌而天之報施其在於此乎遂敢書此以俟焉  
聖上五年六月下浣延城後人李祉永謹識

陽坡先生實紀重修跋

我家祖先在魏朝者皆以  
文世其家其可按而知者  
以忠平公學士公匡定公  
文正公為最著身當時及  
有文集之行於世而屬經

兵燹去世浸遠零珠碎玉  
無收存者余嘗慨然痛惜  
思有以收拾散亡倘得不  
朽而莫之始焉歲戊辰赤  
羅宗人華國等印示文正  
公實紀一編震朝祖先之文

為刊布者此為北也披  
來可珍甚幸也且感其同  
余之心遂不憚煩而細櫛一  
通則蓋盡多而未盡善也  
古文之煩可節而不可改  
中或有竄化者史紀之訛

可乎而不可沒也。或有隱  
諱者，傳說之取，或無所據。  
文集之抄，或有未審。又其  
鄉里之書籍，不仿考，握不  
廣遺漏，亦多。我例欠精，余  
惟公吾先之伯仲，則恩猶

孫也。慕義之無窮，則功不  
可私也。今於四五百季之  
下，公之諸孫為公修述其  
通先之滅尚，以之義又何  
等美舉。多有毫分不校，亦  
人心則其可漫視而不思。

之一言乎余於是以前書備  
論而公之諸孫又能問寡  
之有餘而不憚自屈千里  
累足責以重修之任則其  
意又不可負也茲不揆陋  
拙專意編摩廣聚衆代史

乘文集與公之諸孫文國  
守正相識去取古文之竄  
化者仍之不改史紀之隱  
諱者下而不沒無據而未  
審者并加刪拔遺漏而未  
搜者逐一增入又為之撰



狀而述其遺譜率而列其  
事標其題而整其編謹其  
例而究其課若其名編之  
仍舊即祖乎春秋之因魯  
史也公之殉日在閏三月  
朔朝而今年適值三月之

同儀成之日又在朔朝則  
豈非有相感而冥會者耶  
其亦異矣至於公之德學  
功烈詳著於狀譜此不復  
贅摭狀之日傍孫秉喆又  
書

右實紀一通卽我十五代祖文正公陽坡先生事  
行若干條耳先祖遽學懿節雖在革世累百年之  
後固不當泯沒於世而後承寢微祀宋無徵可勝  
惜哉粵我七代祖西潭府君蓋嘗留意於揄揚先  
烈而備經兵火未克就其志因又早世所以俟後  
世而屬望焉者直將竟古而不泐矣丙午良杜之  
揭虔甲子實紀之登刊是乃吾門中僉長德述先  
志之一大事而實紀一篇則勘校於臨汝齋柳公  
及晦屏申公因付劂劂而只據家藏草本未及廣  
搜史乘草草登刊者爲可恨矣幸賴有洛中宗人

翰林秉喆氏篤志適先既嘗竭誠於忠平公事蹟  
闡揚而又推其誠於傍先事備論實紀中未盡處  
遂廣搜國乘補其遺漏又添以世系及行狀年譜  
以備贊述之體其規甲子舊本不啻加詳矣自是  
以來荏苒二十餘年以力詘未卽繡之梓昨春秋  
闔族之近在良社者會于社而合辭言曰物力之  
優用未有涯人事之存沒亦不可知遂鳩聚門內  
若干財斷然始事而策勵字正勗以繕寫一通謀  
所以改刊字正既自甲子而相是役又於辛未與  
翰林宗氏及族叔文國氏同其事於史乘採錄而

族叔與翰林宗氏俱已下世惟茲眇末齒迫七旬  
者猶爲人猗乃及見茲役之就緒烏得無感慨係  
之耶第竊惟一門諸族零替殊甚而各自竭蹶於  
追遠之道使先祖遄古之偉蹟不至湮沒累世齎  
志而未遑者於是而成就之斯豈非吾族之大幸  
耶惟是後死而生者亦將有辭於下報也若其重  
修顛末翰林之跋語詳矣茲不敢疊床而今茲之  
役不可無小識遂不揆僭猥略叙數語以賀于諸  
族仍附之卷後焉歲舍丙申二月下浣十五代孫  
字正謹識



